

凡人心迹

从南走到北

三月河

南方的温润与北方的豪迈,就像是两个性格迥异的挚友,各自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而我,有幸踏上了从南走到北的旅途,亲身去感受这片广袤大地上的无尽变化与魅力。

我的起点是南方的一个小镇。那里,青山绿水相依,温润的空气仿佛能掐出水来。小镇的街道蜿蜒曲折,青石板路在岁月的打磨下显得光滑而又宁静。路旁的老屋,白墙黑瓦,飞檐翘角,错落有致地排列着。门楣上的雕花,窗棂上的剪纸,无不诉说着南方的灵气和被岁月打磨的痕迹。

北方绵亘的气息中,透着一种粗犷与豪放。传统建筑四合院,布局严谨,稳重敦实,彰显着家族的团结和尊严。北方的宫殿和庙宇,规模宏大,气势磅礴,红墙黄瓦,呈现出威严和尊贵。民间艺术剪纸,秧歌,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,那鲜艳的色彩,夸张的造型,无不表达着北方人民的热情与豪爽。

江南水乡总是给人以温婉、灵秀的印象。那细密的雨丝,常常洒落在青砖黛瓦之间,润泽着粉墙,勾勒出一幅幅

如梦如幻的水墨画。雨巷中的油纸伞,似诗人笔下的浪漫符号,在蒙蒙细雨中摇曳生姿。南方河道纵横交错,小船悠悠地穿梭其中,船夫熟练地摇着橹,唱着悠扬的水乡歌谣。碧绿的河水倒映着岸边的古桥、绿树和白墙,仿佛时间都在这里停滞。而南方的园林更是巧夺天工,亭台楼阁,假山池沼,幽静曲径,每一处景致都尽显精致与细腻,蕴含着南方人对于美的独特理解与追求。

一路向北,踏入草原的怀抱。望不到边的绿色草地延伸天际,仿佛与蓝天对接通话。洁白的羊群如云朵飘荡草原,悠扬的马头琴声在风中悠扬回荡。草原上的人们,热情豪爽。他们大口吃肉,大碗喝酒,用歌声、舞蹈表达个性的张扬和心中的喜悦。北方的风,带着一股粗犷的气息。狂风吹过,扬起漫天黄沙,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那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,像是大地的皱纹,记录着历史变迁和时光流转。也正是这份北方的粗犷,赋予了地域的独特魅力和品味无尽的人文气象。

秀美南方,小桥流水,河柳摇曳。水

乡的人们,生活悠然自得。一艘艘小船自在地摇晃在河面上,不时传来悠扬的船歌。沿着南下的路途,能感受到海洋的气息越来越浓。海岸线绵延不绝,金色的沙滩,碧蓝的大海,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。海浪一波接着一波地拍打着岸边,溅起白色的浪花。海边的渔民们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他们的辛勤劳动,带来了生活的富足。北方,则是广袤无垠的平原。金黄色的谷浪在风中翻滚,丰收的喜悦在大地上蔓延。田边的农舍错落有致,烟囱中冒出的袅袅炊烟,让人感受到家的温暖。走进北方的大城市,高楼大厦拔地而起,车水马龙的街道展示着现代文明的繁荣。

南方的美食也是一绝,那精致的小笼包,皮薄馅大,汤汁鲜美,轻轻咬上一口,便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。还有那香甜可口的桂花糖藕,软糯的藕片夹着香甜的糯米,淋上浓郁的桂花糖浆,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大满足。那精致的糕点,鲜美的汤品,讲究的是食材的原汁原味和烹饪手法的细腻。粤菜的鲜香,淮扬菜的淡雅,都在舌尖上留下了

难以磨灭的记忆。那一碗香气扑鼻的靓汤,不仅滋养了身体,更是温暖了心灵。南方的饮食文化,真是令人津津乐道。而北方的美食,同样令人难忘。那热气腾腾的饺子,里面满满的馅料,咬上一口,唇齿留香。还有那香气四溢的烤肉,在炭火上发出“滋滋”的响声,怎不让人垂涎欲滴。北方人以面食为主,大饼、馒头、饺子等,分量十足。大碗酒、大块肉的习俗,让人感受到北方人的豁达。烤全羊的鲜香,火锅中的热辣,也是北方美食的代表。在大快朵颐的品尝之中,足以领略到北方人民的豪爽大气。

无论是南方的小桥流水,还是北方的大漠孤烟,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。它们相互交融,相互促进,共同书写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辉煌篇章。这次旅程,只是我的一窥,寥寥几笔,远不足以概其全貌。但我从中切身体验到了祖国多元文化的绚丽绽放,我也深刻明白了,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,地域的差异不是隔阂,从南走到北,每一处每一步都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。



热闹的海鲜市场

傅岱海 摄

五彩地絮语

慢生年味

郭华悦

如今,年是越过越快了。

感觉上,似乎还没进入状态,年就噌地一声,从耳边飞驰而过。还没来得及体验年的快乐,还没有好好和年来一番拥抱,就已经过完了年。

似乎,年和交通一样,也进入了“高铁”时代。可随之而来的,还有另一个词儿:没意思。过年没意思,这是如今走到哪儿,都能听到的一句话。不这么抱怨两句,似乎就落了潮流,跟不上时代。与年的速度成反比的,是急速缩减的快乐。再想想以前,过一四年,得多慢呀?

进入腊月,离着过年还有着一个月的时间,家家户户就忙开了。一到腊月,各种传统节日,一个接一个,令人手忙脚乱。腊八,得准备熬粥;祭灶,得提前做糖稀。还有各种年货,无不让人忙得团团转。

不便利的年代,什么都得靠一双手。于是,双手如繁花般忙乱,在笑声中送走了一个重要的日子,

迎来了姗姗来迟的年。这样的年,过得挺慢,但却充实。

而这样的充实,才是滋生快乐的土壤。

如今过年,自然是方便得多了。很多习俗,年轻人嫌麻烦,能免则免。免不了,就去买现成的。以往,要花上三五天才能做出来的应节美食,如今只要一分钟,就能让人送货上门。这样的年,省了时间,却也省了快乐。

你不曾将心思,慢慢倾注在一件事上;去匆匆,去匆匆,多了忙碌,少了娓娓闲话的家长里短;你甚至都没有静下心来,去呼吸过年温暖的空气。如今的年,对你来说,只是一道快餐。既然疏于耕耘,又怎能指望从中获得丰收的快乐?

别再抱怨年的无趣了。有时,不妨想想,是不是自己步伐太快,错过了太多的快乐?放慢脚步,让年成为时光里的小酌,也许才能体会其中的快乐。

心香一瓣

过年,生命最美的诗篇

李亚男

过年,于中国人而言,是一场盛大的仪式,是镌刻在生命长河中的最美诗篇,每一个字符都跳跃着温暖与希望,每一行诗句都流淌着传承与眷恋。

当腊月初八的腊八粥香气弥漫在街巷,这首诗便拉开了序幕。那一碗碗由红枣、核桃、糯米等熬制的粥,浓稠绵密,甜香交织。儿时,母亲在灶前忙碌,揭开锅盖,热气裹挟着粥香扑面而来,我迫不及待地盛上一碗,在氤氲热气中感受年的脚步渐近。这粥,不仅是味蕾的享受,更蕴含着先辈对丰收的感恩与对来年的祈愿,是岁月沉淀的诗意开篇。

随着小年的临近,年味愈发浓郁,诗篇也渐入佳境。扫尘,便是这诗篇中的细腻笔触。全家总动员,扫帚扬起,尘土簌簌落下,仿佛要将一年的疲惫与烦恼一并清扫。阳光透过洁净的窗户洒下,照亮焕然一新的房间,也照亮了家人对新年的憧憬。每一个角落的擦拭,都是对生活的热爱,每一次弯腰起身,都在书写着对未来的期许。

写春联、贴福字,宛如诗中灵动的韵律。爷爷铺开宣纸,饱蘸浓墨,笔锋游走间,吉祥话语跃然纸上。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,对仗工整,平仄协调,墨香与年味相融。我学着爷爷的样子,有模有样地书写,虽笔法稚嫩,

往事随想

过 年

储著谦

半夜了,睡不着,因为我想回家过年,但是年味儿离我越来越远了。

小时候最喜欢吃奶奶做的炸圆子,炸虾片,炸芋头条,还有咸香的糯米锅巴;还有爹爹最拿手的豆腐煲,把炸好的糯米圆子一煮,软糯咸香,比吃肉还香。

除夕上午回到家,先是爹爹奶奶高兴迎接,然后就是各种嘘寒问暖。两个姑姑一边带着堂姐堂弟跟我打招呼塞压岁钱,一边忙活着午饭。下午,姑姑们带着姐姐弟弟回家,爸爸就带着我贴对联。这个时候奶奶就已经在准备晚饭,贴完对联新炸好的第一锅圆子就出锅了,焦香酥脆的圆子满屋飘香。

年夜饭后就是我最害怕的环节——到邻居家拜年。一村子要一家一家跑,要对不认识的亲戚邻居说新年好。好不容易拜完年,回来就可以看春晚了。等到12点,家家户户都会准时在门口放一挂鞭炮,爆竹声、烟花声会响彻一夜。

在奶奶家,初一是不能出门的,这可把我闷坏了,堂姐堂弟们都不来,在家里父母也不让玩手机,只能一边吃着爷爷种的橘子,一边嗑着瓜子,或者是缠着奶奶玩小猫钓鱼(一种特别简单的打牌玩法),为了赢,有时候还会偷偷在手里调换牌的顺序,但是不出两把就必定会觉得无聊。好不容易熬到晚饭时分,奶奶就会拿出每年的经典菜式——鸡汤泡炒米。奶奶用自己散养的鸡熬鸡汤,给我一根大鸡腿,一个鸡胗,一点鸡肠子,倒点鸡汤再来几大勺炒米,趁着炒米半脆半糯的时候来一口,那真叫一个得劲,再喝一口鸡汤,嘶——好烫!烫得舌头疼,急得直叫唤,把一屋子大人弄得哭笑不得。

在奶奶家过完了初三,妈妈就会带着我回姥姥家过接下来的年。

姥姥家也很好玩,姥姥家的大院

却满心虔诚。当春联贴上门,福字倒贴于门心,喜庆的氛围瞬间满溢。那一抹鲜艳的红,是生命中最热烈的色彩,传递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年夜饭,无疑是这首诗的高潮。一家人围坐桌旁,桌上摆满丰盛的佳肴。红烧鱼寓意年年有余,饺子形似元宝象征招财进宝,每一道菜都饱含着对生活的的美好寓意。长辈们讲述着家族的故事,传承着先辈的教诲。欢声笑语中,亲情如醇厚的美酒,越品越香。在这团圆的时刻,我们感受着生命的延续与家族的凝聚力,品味着生活的甜蜜与幸福。

守岁,是诗中静谧而深沉的篇章。当新年的钟声敲响,鞭炮声震耳欲聋,烟花在夜空中绚丽绽放。我们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,回首过去一年的点点滴滴,有欢笑、有泪水、有收获、有成长。而新的一年,如同一本崭新的诗集,等待我们去书写精彩。在这漫长的守岁之夜,我们与家人相伴,畅谈理想,憧憬未来,让心灵在宁静中得到滋养。

过年,这首生命中最美的诗篇,以传统习俗为文字,以亲情为韵律,以岁月为纸张,书写着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与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。它将永远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,温暖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灵。

里有柿子树,树上只剩下红灯笼似的柿子挂在枝头,看着就诱人。舅舅看见我们回来就会高兴地笑着要抱我,或者去摘挂在枝梢的柿子,熟透的柿子好甜。

妈妈舅舅还有姥姥会一起包饺子,两个表哥特别喜欢逗我玩。我常常也会跑到邻居家玩,和姐姐翻花绳,看谁能翻更多花样;吃姐姐家的泡泡糖,比谁吹的泡泡更大;运气好还能吃到姐姐买的平时根本没见过的东西,比如炒螺蛳,小小的塑料杯子里满满的螺蛳五六个人分着吃,拿牙签戳半天才能吃一个,却感觉好美味。

除了邻家的姐姐,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表弟了。让表弟坐在两轮车上,我推着车子满院子乱转,或者带堂弟跑到储藏东西的楼梯下面掏罐装的八宝粥喝,或者跑到姥姥姥爷的小屋里拿姥姥买的各色零食——有米花糖、桃酥、麻花和各种小面包小饼干,甚至还可以找妈妈要五块钱去小店买辣条和果冻,再买一盒鞭炮,在回家的路上边吃边玩,到家的时候零食吃完了炮也摔完了。

带吃带玩的到了晚上,大人在大桌子上喝酒,小孩子在院里乱跳,是我最兴奋的时候,因为晚上烟花最好。这时候表哥就会拿出来各种烟花,点燃引信,噼里啪啦!你看——彩蝶飞舞,铁树银花,最好玩的莫过于“电焊条”,点着一通乱甩,想象自己是戏台上舞枪弄剑的小生,画个圈再甩两甩,眼花缭乱,红红绿绿的好不过瘾。

时光飞逝,如今我长大了,大学毕业在即,除夕夜因为临床实习要待在医院里同老师和病人们一同度过。这一年里姥爷和爹爹先后去世,父母都悲痛万分。我一边心疼父母一边也很想念两位亲人,想念爹爹种的橘子树和姥爷种的柿子树,也很想念我那无忧无虑、一去不返的童年……



后继有人

焦增强 摄

世间万象

在太行山的褶子里,藏着一座叫秀水湾的古镇。秀水湾因一股清清的溪水穿镇而过,又在镇子的尾巴尖处拐了一个弯而得名。

秀水湾老街的西头,有一处半亩大的老宅,那是穆老秋的家。院落不是很大,北屋三间,都是石头砌成的。另有三间厢房,那是穆老秋的工作间。穆老秋是位木匠,厢房里摆满了斧头、刨子、锯、凿、钻等木工工具。

最显赫的还是那座门楼。石雕石刻,雕梁画栋,飞檐斗拱,蔚为壮观。单从那斑驳的门板上,也足见当年的辉煌。

穆老秋的祖上是木匠,传到他这一辈,已是第五代了。最炉火纯青、最璀璨耀眼当属他这前半辈子了。那时三里五乡的,东家娶媳妇,西家嫁闺女,都来请穆老秋做几件家具,人们以拥有穆老秋做的家具为荣。想让穆老秋做活计,至少得提前半年预约。只是这些年,年轻人都时尚现代了,并且陆陆续续搬进了城里,穆老秋这行当渐渐冷落起来,厢房里的工具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一层灰尘。平日里,穆老秋就靠祖传的手艺做些小木凳、小马扎,背到集市上换些银两,惨淡度日。老伴早已作古,一

双儿女把家安在了城里,只有穆老秋守着这座老宅,守着他的手艺,把日子过成了门前这静流淌的溪水,四平八稳,波澜不惊。

儿女们早就劝穆老秋去城里住。穆老秋说,金窝银窝全都不如我这老窝。前些年,京城有家仿古家具厂高薪聘请他,穆老秋也不为所动。穆老秋有自己的主意,一大把年岁了,穆老也不去了,眼下最当紧的就是把剩下的日子过得悠闲、静谧、恬淡。

闲暇的时候,穆老秋喜欢坐在他家的那把太师椅上,怡然自得地喝茶、观云、假寐、养神。夏日在院子里的树荫下,冬日在北屋前的暖阳里,日子平平淡淡,岁月静好。

平静的日子是在一个冬日的午后被打破的。那天,穆老秋的院子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穆老秋的院门一年四季洞开,那位不速之客就是经过穆老秋家门时,不经意间瞥见院里那一幕风景的。

不速之客有一搭没一搭地与穆老秋搭讪着,却紧紧地盯着穆老秋坐的那把太师椅。太师椅是个老物件,靠背板上浮雕着如意纹,如意纹里是一条栩栩如生的鲤鱼,两个扶手上各

太师椅

刘玉行

雕一条飞龙,太师椅古朴典雅,包浆满满。不速之客递过一根软中华,说:“老伯,您这把椅子有些年岁了吧?”

穆老秋不假思索地答道:“这是我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。”

不速之客紧接着又说:“您老有意转让吗?我会给您一个满意的价钱。”

穆老秋漫不经心地回道:“祖上传下的东西,留着,也好有个念想。”

不速之客飞快地走了。

不速之客走了,穆老秋的烦恼却接踵而至,日子不再平静了,犹如静静的潭水丢进无数石子,荡出阵阵涟漪。

那天赶集回来,厢房里的刨子和凿不翼而飞。转天又丢了一只小凳子。有时睡到半夜,猛然被撬动门栓声惊醒。那天走夜路,耳边竟有一块砖头呼啸而过,把穆老秋吓了个半死。穆老秋如坐针毡,不胜其烦,每天过着提心吊胆、担惊受怕的日子。

再一天,那位不速之客又来了。这次掂着一个黑提包,里面鼓鼓囊囊的。不速之客开门见山地说:“老伯,上次我给您说的那事儿,

您老考虑好了没有,您瞧,我把钱都带来了,是诚心实意的呀。”

穆老秋也不搭话,悄悄从密室里搬出那把太师椅,抄起一把利斧,三下两下就把那把太师椅砸得稀烂。不速之客被惊得目瞪口呆。

似乎还不解气,穆老秋又找来一桶油漆,泼浇在那破碎的椅板上,掏出打火机。瞬间,宅院就燃起了一团烈火,引来众多邻人瞧热闹。不速之客扼腕长叹,“可惜啦,真是太可惜啦!”

自从穆老秋焚烧了那把祖传的太师椅之后,日子又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了,穆老秋又可以悠闲地坐在新做的那把太师椅上喝茶晒太阳了。

穆老秋逢人就说:“这祖上留下的老物件真是害人不浅呀,把人的心都搅乱了,幸亏我把它烧掉了。这不,我又重新做了一把,坐着照样挺舒坦呀。”

只有穆老秋自己知道,被他烧掉的那把太师椅才是新做的,而穆老秋现在坐的这把太师椅才是他们家祖上传下来的,只不过是把它仔细地擦拭了一番,乍一看,就像是新做出来的。